

綱鑑易知錄

宋

七十二卷

			五	漢
		八	〇	書
	四	八	八	門
	八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五	漢
		八	〇	書
	四	八	八	
	三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4
冊數	48 (39)
函號	284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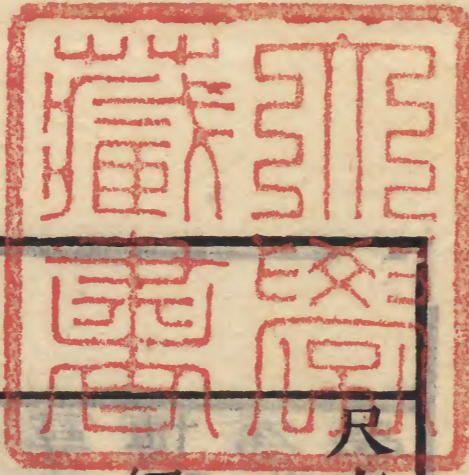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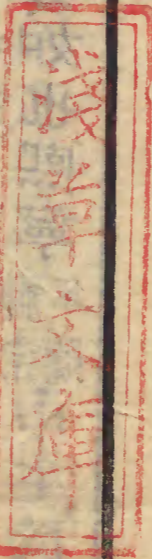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三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哲宗皇帝 綱目續編定本

綱目續編定本 綱目續編定本

棄羌轉而得蘇合

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買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
邪說若棄羌轉而得蘇合也當時學者一何幸焉
註音 六一卷十七 目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三

宋哲宗

見七四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見十卷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見同經義綱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致仕故也綱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今江南徐州教授綱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神宗中王氏

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綱復制科綱李清臣免綱時釐離也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今河南懷慶府孟綱五月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熹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綱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見上卷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見七十九卷綱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綱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

王存抗聲
簾前

蘇軾玩侮
程頤

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

元祐三黨

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句構西京洛陽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河南黨蜀四川黨朔今直隸朔北也。虞書宅朔方曰幽都。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尚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熙寧元豐元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雖陰伺間諫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訾也。

胡宗愈君子無黨論

君子自相攻訐

程蘇交惡

議惟呂大防秦人戇撞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靜軒周氏曰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為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愬罷程頤以嫌隙黜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譖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罹小人之禍蓋亦難矣觀於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冊深惜之也

綱罷右司諫賈易曰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

呂公仁者之勇

許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公著退語去聲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綱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見七一綱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公著以老懇辭

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
 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
 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
 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
 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
 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
 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
 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
 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

常安民貽
呂公著書

前世已然
之禍

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
 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
 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靈帝建寧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
 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
 淪沒。見唐中宗神龍元年二年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
 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
 然。綱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
 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
 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巨。大防范。厚。恣

呂范同心戮力

春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并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仁宗年號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淹仲與韓琦富弼同慶曆仁宗年號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

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見七一并錄歐陽脩朋黨論見六八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而宗愈居位如故綱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綱已巳四年春二月東平見五九公呂公著卒目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去聲也哭奠贈太師封申國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

講學以治心養性為

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歲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量也。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者。易繫辭上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

呂公著服
王安石

立經義詩
賦兩科
罷明法科

敬服如此。**綱**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綱**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目**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三

宋哲宗

七

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綱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目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

范祖禹諫罷講筵

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俗作覓乳媪襖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

范祖禹先事之戒

蔡確車蓋亭賦詩

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綱安置蔡確於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今湖廣德安府嘗遊車蓋亭。在德安府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治湖廣漢陽府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見四五卷二九以斥東朝。太后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置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諍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今廣東東道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真宗年號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今廣東韶州府英德縣別駕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安置確至新州。未幾卒。綱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寧府綱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琦子許將為尚書左右丞。綱秋七月。安燾罷。以母喪去位也綱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

夏以四皆還

綱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求樂見上卷之俘乎
 詔以米脂等四皆界祕之。夏人來歸求樂所獲吏
 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俱見上卷安疆
 在陝西慶陽府白豹城東四皆還之。夏得地益驕。綱文彥博致仕
 言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
 言彥博至和仁宗年號建儲之議見卷五不可信。太后命
 付史官。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見卷六山
 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冊命宴
 餞於玉津園見卷六先是遼使耶律求昌來聘蘇軾

潞公宴餞 玉津園

潞公天下 異人

館之與求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
 潞公見卷八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
 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求昌拱手曰天下異人
 也。綱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
 尚書左丞。綱夏四月孫固卒。綱固宅心誠粹歲不喜
 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
 害傳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
 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綱秋八月名鄧潤甫為翰

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
光庭。目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
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見上卷八至是復以承旨名燾為中
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
論潤甫出入王呂。王安石呂惠卿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
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
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
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見上卷七光庭知亳州安
世提舉崇福宮。見上卷三二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

實繫君子
小人消長
之機

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
石之徒多為飛語。見四九卷二十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
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
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頽靡之俗
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見四九卷八造作諸法
新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太后及帝因民所願取
而更耕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
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
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

調停
蘇轍諫用
安石之黨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三 宋哲宗

聖賢戒於
一陰方生
之時

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
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
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靜軒周氏曰古之聖賢不戒於羣陰盛長之際
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
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
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之違類而進耳故易曰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潤甫乃三呂之黨其心非端
謹之徒今而名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
社生民休戚之寄是以梁燾等交章切諫則其
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蓋
用一小人退衆君子
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綱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揚康國論
蘇轍

王巖叟納
諫兩宮

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
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張儀蘇秦者也
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宗橫橫宏捭闔見六卷七無安靜
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
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
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
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

日食大水

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象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象傳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綱夏五月朔日食。**綱**六月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

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綱**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綱**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覲攻之。遂出知杭州。今江州府。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神宗年號末在揚州。今江南揚州府。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今江南寧國府。君錫知鄭州。見上。呂大防請并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見上。尋改知揚州。**綱**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見上。**綱**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

鄭雍楊畏
附呂大防

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竒中。遂與大防有隙。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皆附大防。章惇諸子。故與摯子遊。摯亦閒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記。後福。遂罷摯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見上。綱中書侍郎傅堯俞卒。目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

傅堯俞不
設城府

石善熙寧

神宗初

自知廬州

今江南廬州府

入京時方行新

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堯俞字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傅堯俞金
玉君子

綱壬申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

蘇轍沮伊

既而罷之。目頤服闋。終日。關三省。中書省門下擬除

館職。館閣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

納之。遂差管句。構崇福宮。見上。頤亦懇辭。訖不就職。

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上見

卷三。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

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名勸講。必有補聖明。

不聽。明者。頤在經筵。而蘇軾以不近人情。譖茲者。頤

蘇氏兄弟相繼擯頤

直祕閣。而蘇轍以恐不肯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

擯頤。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阿。羣而不黨。是先有以

見絕於人。云爾。殊不知以君子而遇君子。則道同志

合。其利斷金。心乎意契矣。小人而遇君子。則心背神

始備六禮立后

馳疾如芒刺。勢猶冰炭矣。故夫書綱夏四月。始備六

禮。立皇后孟氏。目后。洛州。今直隸人。馬軍都虞候

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

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

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

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

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奉迎發冊。告期。納以

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

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

高太后遠識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三 五

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綱五

月。王巖叟罷。出知鄭州。綱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

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

簽書院事。綱秋八月。陝西地震。綱九月。召蘇軾為兵

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

二學士未幾又罷知定州。綱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綱夏。六月。梁燾

罷。燾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

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見四七乘時而

錄 梁燾薦士

桃李不向人開

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

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

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

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

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

幸甚。帝然之。綱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綱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

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

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三 宋哲宗 十六

綱目卷之九十三

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士
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
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
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
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
部侍郎。綱目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綱目九月。太皇
太后高氏崩。發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
明數郡同日而水其甚矣蓋水乃陰
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既崩哲宗親政熙豐小人次
第而復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能救豈不深可惜哉
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
知天變不虛生乖異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

數郡同日
水
太皇太后
高氏崩

目此事書之其旨如。曰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
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
五帝官天下三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下官家
王家天下故稱上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
老身也。尋崩。太后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
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綱目冬十月。
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曰。太后既
崩。中外洵洵。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
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開乘害政。上疏曰。陛下

女中堯舜

范祖禹哲
宗親政疏

綱目卷之九十三 宋哲宗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諫。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文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怪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

天下豈堪
小人再壞

蘇軾附名
同進

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名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名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綱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目初太皇太后寢疾。名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劉太后見六。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也。謂崩。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

楊畏首叛
呂大防

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
 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
 詔書見同上。上之曰。望陛下稽放做而行。以戒薄俗。帝
 不納。綱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
 成德軍。闕自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呂
 大防為山陵見卷五三。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
 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
 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名用者。畏遂列
 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

鄧潤甫首
開紹述

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
 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
 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治直隸
 綱甲戌。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
 潤甫為尚書左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
 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
 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
 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
 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李清臣發
試進士策

蘇轍諫黜
元祐之政

綱 葬宣仁聖烈皇后 綱 三月朔日食 綱 不盡如鈞 綱 呂大防罷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 綱 策 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綱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 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 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 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 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 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絀黜同元祐之政也蘇轍 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

此則聖人
之孝

范純仁救
蘇轍

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 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 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 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見十四卷六 權 酷見十四卷三均輸見十四卷十五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 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何漢室乃定陛下若輕變九 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 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

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怪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祭怒少止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熙寧元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綱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布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涉江寧，過綱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初商英為京番拜承旨。

楊畏覆考
拔畢漸為
第一

改元祐為
紹聖

范祖禹講
官第一

開封推官諫罷新法。呂公著惡之，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名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之。綱貶蘇軾知英州。見上綱詔改元，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綱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見上卷三四祖禹在邇英。見六七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綱以

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惇上見
卷二之被名也通判陳瓘貫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
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
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
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繼
述先烈而大改成績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
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
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
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

陳瓘謹言

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見上綱名蔡京為戶部尚書
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目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
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今四川過闕惇欲使典書
誥遲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
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
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太后讀者無不憤歎
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怪名節矣綱復免役法
綱以蔡卞為國史脩撰卞王安石壻也從安石從子
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

章惇使林希典書誥

林希擲筆於地復免役法

罷十科舉
士法

姦偽。爰落事
實。盡改正史。

綱閏月。罷十科舉士法。

見上卷

綱以安

燾為門下侍郎。

綱貶吏部尚書彭汝礪。

汝礪知江州。

今江西九

府。言者謂其附會劉摯。

見上

也。汝礪將行。帝問所

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綱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

制舉。置宏詞科。

綱劉奉世罷。奉世。敞

見六九

之子

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

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罷制舉置
宏詞科

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

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見上

綱鄧潤甫卒。

綱以黃履為

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

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

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

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綱六月。除

字說之禁。綱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奪司

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

詔諭天下。目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

元豐四凶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三

宋哲宗

二二

此非盛德事

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祕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見上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文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今廣東道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

李清臣復與章惇異

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常安民料呂惠卿

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今江南安慶靈仙觀。貫綱。八月。罷廣惠倉。見上綱。復免行錢。見上卷二二。又綱。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目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見上八卷九。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見上一卷。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

重脩神宗實錄

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綱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目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今湖廣里。岳州府澧州。黔今四州重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朔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

佞史謗書

復保甲法

宗實錄。徙安州。見上。居住。

綱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見七十二卷二五。綱夏。

四月。置律學博士。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

為尚書左右丞。綱贈蔡確太師。諡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

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闌訴。遂有是命。綱貶監察御史常安民

監滁州酒稅。目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

之謂。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

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

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

常安民首
發蔡京之
姦

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至是復論章惇。頴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怒。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今江南酒稅安燾救之不克。綱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十一月。安燾罷。燾救常安民章惇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綱貶范純仁知隨州。目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

范純仁申
理諸賢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老子上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言迭為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唐末牛不復者也。德裕之黨禍也。僧孺之黨。數十年淪胥。相陷也詩小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數十年淪胥雅無淪胥以敗。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見上卷

綱目卷之三十三

綱丙子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綱二月女真見卷六五

伐紇石烈部阿疎阿疎奔遼發著女真漸強憑綱秋

七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綱時劉婕妤

見四二專寵內庭章惇蔡京職拾也祖禹安世元祐

中諫乳媪見上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

誣謗之罪今廣西詔平樂府新見上州別駕賀今平樂

英見同州安置綱九月廢皇后孟氏目劉婕妤同后

朝太后於隆祐宮或撤婕妤座對不復朝泣訴於帝

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宮

廢皇后孟氏

中相傳厭煙入聲魁鬼魁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

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

從政等即皇城司鞫窮罪也推之捕逮見十九卷宦者宮

妾三十人邦掠備至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

罪人敦逸秉筆疑未下內侍郝隨等以言勝之敦逸

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

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高太

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宜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

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綱冬十月雷大雨

綱目卷之三十三 宋哲宗 二七

復罷春秋科

去聲。電。綱。以龔原為國子司業。目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綱。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綱。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復罷春秋科。綱。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目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

被貶諸賢

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安置於循。今廣東。新上雷。今廣東。化。今廣東。高。求。今湖廣。惠州府。雷州府。化州府。求州府。五州。劉奉世。安置柳州。今廣西。柳州府。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見上卷。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遠州居住。王放。賓。落職。致仕。張來晁。潮。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禹。肩。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今江西。贛州府。信。

豐今贛州府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初軾

州未幾惠徙昌化軍治廣東瓊州府儋州范祖禹自賀州見徙

賓州今柳州劉安世自英州見徙高州純仁時因疾

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

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

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

馬光議役法不同見上卷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

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

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

范純仁不避好名之嫌

諸子

范純仁在道覆舟

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

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福於江純仁衣盡溼顧

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綱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

太子少保言者論其朋附司馬綱閏月以曾布知樞

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

為尚書左右丞廣鳴呼元祐宰執與夫大師諸賢非

而傷害必致其極者何也蓋羣陰用事非絕蔽陽光

不能蔽雪之集是知追賤元祐諸賢者豈非為引用

比而觀之其義見矣音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

則大雪矣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音布初附章

許將諫誅
元祐諸臣

惇。覲記○希。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
紹述甚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能。不相善也。時
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見四六卷十二。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
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
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
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綱。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
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
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
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

薛昂林自
乞毀資治
通鑑板

上疏言。司馬光等變亂典刑。改廢法度。其章疏案牘
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
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中書二府。樞密以示天下。後世之大
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由
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
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
所製序文以問昂。昂自議沮得免。綱。夏五月。潞公文彥
博卒。目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
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鄙

復立市易務

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綱秋八月彗星見五卷見西方綱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十三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綱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見綱編管程頤于涪涪州綱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太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今四州重慶府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綱復立市易

務見上卷二六又七一卷十一日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見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三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三

宋哲宗

三一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四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宋紀

周之燦星若

哲宗皇帝

綱目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秦都也。民段義於劉銀村脩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未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

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

傳國璽

雲間張氏曰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為方寸
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為之在六璽之外李斯
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未目號曰傳國璽漢
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逆就元后取之莽
敗主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
更始以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
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
見井中有五色光堅浚井得璽袁術僭逆乃拘
堅妻奪之術死為徐璆所得洛陽執懷帝取璽
以傳魏魏以傳晉後劉曜入洛陽執懷帝取璽
曜又為石勒所得冉閔滅勒得璽閔敗璽存於
閔大將軍蔣幹其後謝尚得之於幹以晉穆帝
末和八年還建康晉元興三年又為桓玄僭逆
而得玄敗劉裕得之齊蕭道成篡宋復得璽蕭

璽至此已
亡
深著蔡京
愚惑哲宗
之罪

衍篡齊為梁又得之其後盜竊璽而歸之於齊
又得之後陳得之於梁隋得之於陳而秦王世民
遣使奉冊寶如朱梁則曹氏厥後唐昭宣帝四年
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魏
州僧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其為傳
國寶乃詣行臺獻之梁主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
唐而石晉滅唐唐主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
自焚死嗚呼璽至此蓋已亡矣由是後之得國
者各自為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
惟德末昌周又更作二寶今綱目大書元符元
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
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如此宜其享
國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其璽之真亦智者
之所不貴況其偽者乎故綱目不惟月之而
地之者譏其愚也善乎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
不在鼎臣亦曰在德不在璽後
之得國者蓋亦知所以貴者云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

綱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為御史中丞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帝曰蔡卞備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綱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高太后不果行目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見三十四卷三一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向氏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宮名宣仁居此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

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也抵擲其奏於地事得寢綱夏四月林希免希恨章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綱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目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於化州見上卷二八安世於梅州今廣東潮州府程鄉縣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

范祖禹比
賈誼陸贄

子茂生

鄒浩露章
劾章惇

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漢文帝時賢臣陸贄、唐德宗朝賢相不是過也。綱：京師地震。綱：已卯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見上卷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朔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不封也劾章

鄒浩諫立
劉妃

黃履救鄒
浩

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躡蹻，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見上卷九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宅今河南開封府禹州田畫議論

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

字。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

田畫責

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

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謂廣東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

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

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

王回勉

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

王回斂

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

為鄒浩治

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羅去聲者以聞。逮見十

卷十

曾誕作玉
山主人對
客問

九。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

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

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

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

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

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雲間張氏曰。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
之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則大綱
絕矣。厥後汴宋淪於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鄒正
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
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
而禍之所以易招也。意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

鄒浩比豫讓褚遂良

置看詳訴理局

而徒殺身於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叩頭於冊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於廢后之時。而徒盡言於立妃為后之際。是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遂良。汴宋之鄒浩。其皆失於此乎。

綱御史中丞邢恕免。恕揣帝稍厭章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

綱閏月。黃履罷。**綱**置看詳訴理局。**綱**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閒者。咸為去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見上天下怨疾有二。

二蔡二惇之謠

蔡蔡京二惇。章惇安惇之謠。**綱**子茂卒。

綱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吉即位。太后權同

聽政。赦。廣義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當國。其能然。其情蓋免於後世之疑乎。觀分注曰。惇抗聲。惇默可見矣。

綱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見二十八卷二三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

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

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佖當立。惇曰。端王輕佻。挑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會布此

會布此章惇

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名端王入即位於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宜仁同政。名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拔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綱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綱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開

韓忠彥陳四事

崔鷗日食疏

封人。德州刺史。陳之。女。綱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綱三月詔求直言。綱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云。州。今江西。推官。崔鷗。煙上。上書曰。毀譽。平。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今廣東。軍司戶司馬。光。二月。追貶。司馬。光。朱厓。軍司戶。左右以為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賞繆。謬。罰濫。佞人。倘。常。得。之。貌。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四 宋哲宗

七

小人譬之蝮蝎

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見二五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言之。誰使之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教授。**綱**

韓忠彥薦賢

名龔夫。怪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綱**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綱**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食。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綱**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范純仁得一識面

回純仁時在永州見上卷二八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
 皇帝在藩邸見四八卷四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
 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見同如何用何人
 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見七十九卷九在道拜觀文殿
 大學士中太乙宮見六八卷十八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
 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
 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促入覲純
 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
 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見同軾自昌化見同移廉今廣東廉州府

為文如行云流水

徙求見上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員未幾卒於常州今江
南常州府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
 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
 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正直也左傳襄公五年周道挺
 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綱五月詔復
 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回初哲宗嘗悔廢后事
 歎曰章惇壞怪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
 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見上卷二七還居
 禁中

章惇猶在
蔡下術中

靜軒周氏曰徽宗踐祚五月觀綱目之所書如
 詔求直言名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
 左右正言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此書
 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下書追復文
 彥博等三十三人官凡前人所賢之心一毫無
 有詎不謂之賢哉故綱目備書所以予之也嗚
 呼使徽宗慎終始不為變更而又有布昭聖
 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宋盛德之主惜哉
 綱蔡卞有罪免卞專託紹述見上卷之說上欺天
 子卞勝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
 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至是龔夬
 論惇卞之惡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
 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

乃出知江寧今江南京寧府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
 分司池州今江南京寧府綱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
 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從韓忠彥之言也綱六月邢
 恕有罪安置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綱陳瓘論其矯誣定策
 之罪也綱秋七月太后罷聽政八月葬永泰陵綱
 九月章惇有罪免綱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
 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
 一得免死者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
 陵使靈輦輿陷淖泥也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

伊川受一月之俸

章惇極刑

升龔夫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府綱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見七一國子監。綱頤既受命即謁告。謁請也休假日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綱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綱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哲宗年號中置看詳元祐。哲宗年號訴理局。見上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去聲足剝皮，斬

豐稷去蔡京

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附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治湖廣武昌府副使居潭州。見上綱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綱中丞豐稷論京姦狀，帝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

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今江南揚州。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曾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

曾肇勸曾布

由是邪正雜進

位計。思之可為慟哭。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綱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綱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

徽宗皇帝 名侔。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向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五年。為金所虜。壽五十四歲而殂。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雖平。反復不省。屏忠任奸。約金滅遼。尋為金欺。虜帝北行。封昏德公。殂五國城。哀哉。

赤氣五天

任伯雨論
天變

綱辛巳。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
五天。圓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互西南。中函白氣。將散
復有黑氣侵也。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
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
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
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于上。夷狄竊發之證
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同邪
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
可變為休祥矣。綱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公范純仁卒。圓純

忠恕二字
一生用不
盡

仁疾革。戰也。口占見三九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
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
官。辨明宣仁。見上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
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
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
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
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
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
雖至愚。責入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入

之心責已。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綱
皇太后向氏崩。諡欽聖綱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
后。陪葬永裕陵。神宗綱陳氏帝生母也。綱遼耶律洪
基死。孫延禧立。是為天祚皇帝。改元乾統。綱二月。貶章惇為雷州
司戶參軍。綱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
縉紳。承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見上向使其計
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
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

任伯雨論
章惇

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
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
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
惇為雷州。見上卷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
去官舍。遂僦。酒去聲民屋。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
聲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
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今浙
州府。卒。綱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綱伯雨初為右
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

章惇問舍
於民

半歲百八
疏

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會
 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
 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獨留。唐德宗坐此任楊炎盧致播遷之禍。建中四年
紀號建中乃其過京師作亂。奉朱泚為主。德宗如奉天。興元。十月涇卒
紀號元年二月。李懷光反。逼奉天。德宗奔梁州。建中乃
紀號其紀號。德宗之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
 之。徙為度支。見四四員外郎。綱夏六月。罷尚書右丞
 范純禮。且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專政。漸進紹述

會布憚范純禮

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
 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
 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
 民。宣仁高太后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
 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
 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會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
 誥莘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
 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見上

見上卷九

非有射鉤
斬祛之際

綱罷左司諫江公望。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
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
然。神考宗神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石鉤斬祛鉤帶。
鉤祛衣袂。乾時之戰。管仲射桓公中鉤。蒲城之
役。寺人披斬文公袂。俱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之隙
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
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
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周書。皇建其有極。謂君立
中道而為四方之所取正
也。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
言。今若渝變也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

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
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
罷。綱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彖節
同知院事。陸仙為尚書右丞。綱冬十月。李清臣免。以
會布綱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
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庵庵上昧之過。及權給事
中。會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去聲子正。彖曰。吾與丞
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
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

陳瓘一書
決去就

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見二三。諍語。責請。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驚。貌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今江南揚州府泰州。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士承旨。瓘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擇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見三二。訪書畫奇巧。畱杭。

復名蔡京

會布謀引
蔡京自助

見上。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祝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眾口一辭。譽京。遂起京知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改大名。今直隸大名府。會韓忠彥與會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名為翰林學士承旨。瓘再詔改元。瓘會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瓘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瓘洵武為起居郎。嘗

鄧洵武薦
蔡京

愛莫助之
圖

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愛莫助之。詩大雅。烝民篇。辭言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也。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

河東十一
郡地震彌旬

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讀。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綱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治山西太原等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眾。
綱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

童貫製御
器于蘇杭

器于蘇杭州。童貫置局於蘇。今江南。杭。今浙江。造
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
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於民。民
力重困。綱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忠彥為相
名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
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
臺諫。翁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
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
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見綱復追貶司馬光等四

詔籍元祐
元符黨人

十四人官。綱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綱詔元祐
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
任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
世等。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預在京差
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
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嘗曰。今天
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
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
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

勢如大病
向愈

姦黨不合

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見上卷十卒。綱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綱閏六月。曾布免。綱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綱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

復罷春秋博士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國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綱焚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蔡京用熙寧條例。講議司自為。廣。嗚呼。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終於。提舉講議。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蔡京之下。綱章。蔡京復罷春秋博士。綱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見卷七十八于都城南。廣。校大抵學。無非所以明人倫。辨邪正。分善惡。而為禮義相先之。地。今蔡京以奸而欺君。以邪而害正。以惡而陵善。凡人之所不為者。京一切為之。然其建學之舉。正以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也。學者以意逆志。則如見其肺。

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綱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綱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土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目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

定邪正等

等餘官程頤秦觀張來晁潮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雌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綱冬十月蔣之奇罷綱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目時元

馮澥論復
孟后為非

符皇后劉氏閣蛤宦者郝隆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

未得聞諫也既而昌州今四川重慶府榮昌縣判官馮澥蟹上

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

豫左膺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見上復瑤

華見同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

乃至疎逃別也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

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

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

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

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

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見上司戶參軍黃履祁州

今直隸保定府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

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擢馮澥鴻臚

寺主簿綱以蔡卞知樞密院事綱十二月追諡哲宗

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目初鄒浩名自新

州見上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見同獎歎再三詢諫

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兼也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

陳瓘先見

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

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今廣西平樂府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

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夫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溫益卒以蔡京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

皇太后宮名崇恩○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夏

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見七二卷十五○司馬光

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

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蘇軾蘇轍

蘇轍黃庭堅秦觀文集○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

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祕閣程頤名曰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

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

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

邪說詖秘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

○

○

○

○

○

伊川遷居
龍門之南

河南盡逐學徒。顧於是遷居龍門。山名在山西平陽府河津縣。

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見十三卷四可矣。不必

及吾門也。**綱**詔童貫監洮西。見七十八卷六月貫及安

撫王厚復湟州。見四十九卷六貶韓忠彥等官有差。雌論

罪貶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

之奇三秩。凡預**綱**秋八月張商英罷。商英復與蔡京議者貶黜有差。

京御史斥其反復罷知**綱**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詔入元祐黨籍。

令州縣立
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

皆刻石。有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石工安民當鑄。箋。字

安民不忍
刻黨人碑

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

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綱甲申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命方士魏漢津

定樂鑄九鼎。二月，令天下**銜**冶金銀，悉輸內藏。

綱夏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圖熙豐功
臣于顯謨
閣

雲間張氏曰：抑觀功臣圖形於閣，有自來矣。在兩漢則有宣帝之麒麟，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凌煙，嗚呼！功臣得預於是者，豈偶然哉！非攻城略地則謀猷贊畫是皆有不世之功。

綱 監易知錄 卷七十四 宋徽宗 二四

此成敗之
所以不同

以王安石
配享孔子

無前之績故人君思念不忘所以圖之於既往而勉之於方來也今也徽宗作此顯謨一閣而圖畫熙寧元豐功臣者意安在耶豈不日熙豐間有功之臣莫加於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富周程張載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之於閣正欲使我後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之萬世不替矣噫徽宗用心若此宜乎媿美漢唐之君而輝耀今古夫何漢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制之稱徽宗委身沙漠而有昏德之號蓋漢唐之所圖者興王之業徽宗之所圖者亡國之事此成敗之所以不同也

綱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臣辟雍。見上。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置書

復封孔子
後為衍聖
公

畫算學。綱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百人。綱秋七月復行方田法。見七二卷二十六。綱八月許將罷。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綱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師文蔡京姻家也。綱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見七二卷末。綱是歲大蝗。安惇卒。

綱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中書樞密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

夾錫鐵錢

置四輔郡

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
 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綱以童貫為熙河。見七卷
十蘭。見同。上秦鳳。見七卷。二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綱
 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
 為尚書左丞。閏月鑄夾錫鐵錢。三月。以趙挺之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夏五月。除黨人父兄
 子弟之禁。六月。趙挺之罷。綱秋七月。置四輔郡。置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今河南開
封府為南輔。升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為拱州。為東輔。鄭

九鼎成

九鼎方名

大晟樂

州。今開封府為西輔。澶州。今直隸大名府為北輔。各屯兵
 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綱還上書
 流人。綱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置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
 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
 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
 曰阜鼎。西曰鼎。西北曰魁鼎。時制新樂亦成。賜
 名大晟。盛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於大慶殿。
 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四

宋徽宗

二十六

北方寶鼎
忽破

應奉局
花石綱

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
方致亂之兆。綱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綱冬
十一月以朱勗免領蘇杭見上應奉局及花石綱。目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勗俱給事蔡京所京
竄也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
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
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見四十九相銜於淮汴。二水名
卷二號花石綱乃命勗領應奉局及綱事勗指取內
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

徽宗與隋
煬帝陳後
主一律

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
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至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
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淵入牆以出人不幸有
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艾衫夷之不速民預是
役者中家破產或粥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斫竹也山
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
乃止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轍歷也踐州縣道路以
目廣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欲逆天之事其與隋
及之手後主之身墮於臺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效
於金虜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於三君哉無乃自

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書。字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三君兼有者乎。註見一卷三。胡氏。

彗星長竟天

綱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見卷九綱以

毀黨人碑

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綱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見四五赦除黨人一切砌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

太白晝見

還諸徙者廣直言以詔求因星變也毀碑以半夜畏臣制其君則綱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託

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

蔡京動以惟王不會為說

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會計也周禮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

久平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乙宮見上使

進退具瞻
皆小人

留京師。綱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廣

蔡京窮兇極惡無所顧忌趙挺之深奸極詐依違取
容一月之間退一小人進一小人則是進退具瞻皆
小人也安望所謂直挺之與劉達同心輔政然挺之

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畢其說初蔡

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去大臣曰朝廷

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

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

兵吾曹輩所宜將順見四九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委

笑而已。綱三月罷求直言。許夏人平。秋七月朔

罷求直言

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綱劉達罷。目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

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

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

論達專恣反覆引用邪黨出知亳州。見上卷十

綱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

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

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

綱鑑易知錄

卷七十四

宋徽宗

二十九

立八行取士科

徐中行不
應八行科

右丞綱以蔡攸京之長子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綱立八
 行取士科曰八行者孝善事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於九族姻親於
 外任平聲信恤賑濟貧乏忠盡心和心無乖戾也徒以鄉三
 親教於朋友而實興之一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凡
 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見七十一卷九知台州浙
 州府李諤文以徐中行應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
 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黃巖縣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
 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
 者非人類歟綱夏五月以蔡薨擬為給事中曰薨以

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
 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
 繼之以靖國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
 即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綱鄧洵
 武免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朱諤卒秋
 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樞樞同知樞密院事
 處仁尋罷綱九月故直祕閣程頤卒發凡卒故官錄
 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故直祕閣者頤無故不予其削
 也蓋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
 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為憾耳雖然
 其學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

伊川學本於誠

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曰頤於書無所不讀。非為程子惜而為當世惜也。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顥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

一年去得一矜字程門四先生

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劉絢有力焉。仕終較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顥有泚。妻上嘗與顥別。一年復來見。顥問所進。對曰。但去聲得一矜字爾。顥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與扶溝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聞邑

吾晚得二

官傳呼聲心慕之。即發憤為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

見上卷

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

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

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見上人。編管饒州

今江西。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

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

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天臨。大鈞之弟。通六

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端入聲習三代遺文舊制。命平

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祕書省正字。綱冬。

方軫劾蔡京

閏十月。以林攄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綱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囿軫上書言。蔡京睥警

睨請也。邪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絡述熙豐之說。為自

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

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見七十一卷者

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見黥擊。墨配編置。不齒仕

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

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

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治廣東廣州府綱

黃河清

十二月黃河清。乾寧軍治直隸河間府青縣。言河清踰八百

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明發有道之世。雖遇

之世。雖遇。祥而為異。綱目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順帝書河清。皆反常也。

受八寶子
大慶殿

綱戊子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先是

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

六寶

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

六寶
九璽

秦制天子六璽。蔡邕獨斷曰。璽凡九。各有文刻。皆以

璽以鎮國中。藏而不用。一日受命璽。以封禪禮神。其
所謂六璽者。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
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以勞
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兵四夷之數。

曰皇帝行寶。皇帝之寶。皇帝信寶。與受命寶。鎮國

天子行寶。天子之寶。天子信寶。通曰八寶。鳴呼。秦為無道之國。古今以敗亡為戒。

為二世而亡。然則徽宗之為首稱。苟秦制之合理。何

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璽于咸陽。義自見矣。註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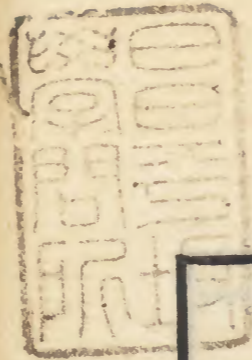
上綱。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目夢得初用蔡京

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

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

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

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



綱目卷之四十三
三十三

遂進學士。綱夏五月童貫復洮州今陝西都司洮州衛詔加
貫檢校司空。以玉帶綱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
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綱皇后王氏崩。日謚
靖綱冬十二月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四

新刊納本

嘉慶元年

